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二十四
至二十六



13
849
174



門 1 3
849
卷 174



册府元龜

洋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規諫二

古者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人謗商旅于市以至在御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
之典居寢有警御之箴皆所以救過而懲愆弼違而
縫闕周旋顧省夙夜祇慄然後安處民上而臻乎獻

册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二十四

聖者也然臣之事君守死無貳進有盡忠之訓退有後言之戒至於獻可替否有犯無隱批逆鱗而靡憚納苦言而罔憚勤勤懇懇以規其失者蓋其分焉三代而下方牘所記忠賢餘烈可得而徵也乃有楊摧治道敷引往昔形於論述言之有味以至切問近對接理以悟上心因類取譬指事以箴時病內發於悃幅外著於話言純誠篤至嘉猷灼叙其或有所感動申其規益濟世成務納君於善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斯之謂矣殷祖已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鬲耳而雉耳不聰之謂雉鳴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日祖已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乃訓于王

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降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

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

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言不改修乃日其如

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日天道其如我所言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

胤典祀無豐于昵

周家父為大夫誦節南山之詩以諫幽王

富辰為大夫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

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

以及疎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吊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戚以戚七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邠

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十六國皆文王鄭文之昭也

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三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鄭國在始平郇縣東邠晉

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

西北有邢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也裔嗣也蔣在弋陽縣期思縣西

南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郡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鄉上各虎召萊地扶風雍縣東

商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十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棠棣詩屬小

雅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棠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

和睦則有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

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

捍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

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鄭聶從味與頑用囂姦之大

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王

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宜之親鄭始封之祖桓皮大周厲

王之子弟宣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華也三良叔

王之母弟

丹斤元覽諫諍部 卷之五十二 二十四

晉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道近當四德具矣耳不聽

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

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

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

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今周

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周

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

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又王子帶奔齊富辰

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詩曰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悅王子帶自齊復歸

於京師王召之也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禽

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

尉對帝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無

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

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

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釋

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嘗不出

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
 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隱惻之實以
 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分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
 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也帝曰善廼
 止不拜嗇夫又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
 厠岸之也時慎夫人從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北走
 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倚瑟即今
 也意悽愴悲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
 絮鄙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
 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賈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
 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傅再傅二傅
 世也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植立也而大強漢法不得行

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持者唯淮陽代
 二國耳蕃翰得直則嗣王安國
 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

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
 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
 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
 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

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以高皇帝瓜分天下

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虫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

蕲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蕲謂芟州也擇良日

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

門日上東門畢以為王畢猶盡也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

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十里越兩諸侯越也兩諸侯梁及淮南

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

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則補縫作衣悉盡也錢用諸

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

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

淮陽以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縣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大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鄭以北著之河新鄭潁州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包取也

計界也或曰捷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

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從謹言可二世安申文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也當

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少年數歲之後陛下

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

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但動願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

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

罪有愚忠唯陛下財幸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

誼計廼徙淮陽王威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

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帝必將後王之也

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

接猶續也猶今言續後爾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

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臯悖惑也陛下幸而赦遷之

白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

壯豈能忘其父哉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

大夫與伯父叔父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

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王發忿快志

剡利也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滅斃死靡碎

也淮南雖小鯨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言漢之勝鯨布得存

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言假四子以資

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

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

於兩柱之間

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 事見春秋傳燕丹子也

所謂假賊兵

為虎翼者也

周書云無為虎傳翼 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願陛下少留計

賈山為穎陰侯騎

謂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

為諭名曰至言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

主不避罪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

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

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

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戴目者言常遠視有

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謬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

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離宮非常所居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高數十仞

阿房者言

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

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塋乎驪山吏徒數十

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

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

葬蕘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敝冢而託

葬焉

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

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以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以竭之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者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亡死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知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迴况於縱欲恣行暴雪惡聞其過乎震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

之所以求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日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餉在前祝鯁餉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體鯁

故為備祝以視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循

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

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

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

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

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

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故可勝

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

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一日為簿

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一君之身其所以自養者馳騁捕獵之娛天下無能

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

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

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

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
統縣石鑄鍾虛節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
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
歷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三二十世者也秦皇
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
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
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
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
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

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忠諫
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諷言如醉此之謂也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忘士也然而文王獨言
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
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
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戚則臨視之
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

之復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塋
 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
 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
 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矣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
 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二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
 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
 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歐射獵一日再三出臣
 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

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
 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
 農夫出帛十萬餘疋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
 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
 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
 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
 其背父子兄弟相見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下之所以相陞
 下也刑輕於它時以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
 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

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思見德
 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各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
 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兔伐狐以傷
 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
為夏正之首為五月今欲是制度定明堂大學修先
循其古法時云用夏歲一月也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有齊嚴之色肅敬之
 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

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
 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
 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
 失禮義不失計禮義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主父偃齊人上書闕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義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而
 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
 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
法一說司馬古王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

法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師還師振旅之樂也 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

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 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貴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侮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

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

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之不可和調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何

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 然後發天下丁

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

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

也 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黃腫二縣名也並在

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河北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

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只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

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

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如叛也及至高皇

帝定天下畧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

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

也轉人之陰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

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秦帝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

係虜單于適足以繼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

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來侵邊境而上歐掠人畜也

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爲

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不循近世之失此臣

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

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

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

私而秦將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此周書者大書尚書之餘願陛下熟計

之而加察爲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分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分秦之末

世然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各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

棘戟也矜者戟之担也時秦鎮兵故但有戟之把也

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繇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分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分何

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為禽於

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

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

瓦解繇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分之勢雖布衣窮處之

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首難謂首而作難也

陳涉是也况三晉

之君或存乎

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無土分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

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

要賢王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

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

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分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

分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飛

鳥引遊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

如其常無所廢損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久憂名何必夏子

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陛下天然之

質寬仁之資而成以天下為務則湯文不難祥而成

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作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

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

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

事也臣聞圖王不成言其蔽未之法安猶足自安也

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成而不成奚何也征而不服哉

嚴安者臨淄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以救也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可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

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奏節飾也奏進也雜五

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

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

無節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求也末不可

徒得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

奪也 夸大也 競也 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佳麗

珍怪固順於耳目故義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采若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

範謂為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

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懼以和其心心既

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

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順草木暢茂五穀

蕃熟六畜遂字蕃多也 遂成也 字生也民不天厲和之至也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輔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為戰國

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政弱國修守合從連衡

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蟻虱民無所告愬及

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

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虞懸鍾者也示不復用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

言天下以戰國之苦逢聖明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

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不佞巧變

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河北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特縣也宿留也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及秦皇帝没天下大畔陳勝吳廣

蜂舉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儵舉齊景

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

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史長官謂官之長

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

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長進益也言其稍稍攻民進益

上境以至強大也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

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

也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羗燹畧歲州建城邑深入匈

奴燔其龍城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

天子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驚而外累於遠方之

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

子謂養之如子

行無窮之欲其

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境也禍拏而不解

兵休而復起

拏相連引也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

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

轉輸

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

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外城數十形束壤

制言其土地形勢

帶脇諸侯

帶者言諸侯之郡守譬若風帶謂輕小也脇者

謂其力足以脇人也一曰帶在脇旁附著之義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

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

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畿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

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不可盡諱者後言必滅亡也

以安為騎馬令

王天子之騎馬也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

得失召符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

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居海中之洲也水居其中可居者曰洲廣

袤可千里

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十餘其民暴惡

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輒發兵擊定之旨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

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

帝神爵二年珠厓三縣復反後七年甘露九年九縣
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
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曰
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若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
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於六經之內當
何者之科條也
捐之對曰臣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
患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
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敢昧死竭卷
怨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禹之功德
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

不強洽也故君臣歌德言皆有德
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

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武丁殷
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

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
使來

因九譯言乃通也越裳
國名王充論衡作越裳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

也南征不還謂昭王也為
楚所溺也齊桓揀其難謂襄王也初
為太子而惠

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
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九年孔子定其文孔
子

作春秋更狄之國雖大
日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

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也

卒終也

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

一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鸞旗編以

羽毛列擊撞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後也

吉行日五十

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安之言何所適往

於是還馬與

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

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

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

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

都內之

錢貫朽而不可較

較謂數計也

廼探平城之事

追計其事故言探

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以攘服之

攘却

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

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一相贍又以動兵非

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

處之

欲有來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

不欲勿強珠厓繇是罷

東方朔為郎中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

末謂工商之業百姓

多離農畝帝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身衣弋綈弋黑也

足復葦舄葦生皮也不用以韋帶劔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

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兵木為兵器如木及

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緼亂絮也言內有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集謂令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麗美也準於

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各神號稱千門萬戶

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績五綵也蜀織也即績之屬宮人管璣

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

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滯後如此而欲

使民獨不侈奢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

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

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路溫舒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

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

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

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

微與壤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
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
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
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
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
冒色尊親援而立之援引也然天不授命潘亂其心遂
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
大將軍受命武帝肱股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
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

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
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
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巨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
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過止也
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鬱積也譽
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熏氣也此乃秦
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陛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
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
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屬屬連也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虞書大禹謨載各錄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卻退也蓋秦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畏為上所卻退當謂處其罪也

以為死有餘辜咎繇作七善所獄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

一切媮苟且也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

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

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

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鳥鳴也詐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

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詬馳言也山藪之有草木

則毒害者居之則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汗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恐耻病也唯陛下除誹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十二 二十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
尊文武之德省法罰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古之風
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與天長久無窮極也
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三

規諫二

漢張敞為京兆尹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

方洪大也苑秘者言宜帝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

坐論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
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

詔皆罷

匡衡元帝世為太子少傅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
寵於皇后太子衡二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
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
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
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
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
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
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
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

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
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置
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成帝初
衡又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
傷哀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與誠隆
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
加聖心焉言天性已自然又當加意也詩云粦粦在疚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

之本也

谷永為北地太守徵入為大司農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背仁義之政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選興輕舉興起也謂起而去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城上若縣圃縣圃即閭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

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與山石無極

壬中央戊五種色禾於地而耕耘也言獲長壽北於黃治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

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九投之水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蒲耳若將可遇洋洋美甚之貌也求之盪盪如

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

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以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

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
 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翁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
 治祭祀事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
 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纍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
 際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捩掌言有神仙祭祀受福之
 術者以萬數其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
 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人神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
 紛復起轅陽侯江人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
 五之隆已當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

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

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

周書維詰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

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

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

類母令姦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耿育哀帝時為議郎有司奏成帝趙后之罪育上疏

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

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

歷謂王季知適謂知其常為適嗣也

委身吳

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德最備是

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

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

太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

謂不可使從命也

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投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以萬萬於衆

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能是及且褒廣將順君務之美拯揀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陛下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也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楊宣爲諫議大夫時王莽王仁智就國天下多寃王氏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勅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爲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

後漢馮衍爲曲陽令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光武將召見爲尙書令王護等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建武中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繇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患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

規諫二
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
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
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
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
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
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
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
者非能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
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
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

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戕
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
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
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
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如此則讐怨自解盜
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
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
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債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
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
而食至乃多通倭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

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卑告者如此則役專一
也不敢以債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
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
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
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按定科比三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
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朱浮爲執金吾光武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
織微之有過者必見斥罷交易分擾百姓不寧六年
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

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王爲上爲尊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五
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
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親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
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
豈不燦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
漢之興亦累功勳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
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
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問
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

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
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
僞以要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
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推長久之業而造
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地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
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
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秦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
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省退帝時用

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
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王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
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
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徃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
刺舉之官黜弼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
按不閑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
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
羣下苛劾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

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必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驚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鄧暉爲上東門候建武十七年郭皇后廢暉乃言於光武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班彪辟司徒王况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大顛闕天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

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乃至中宗亦令劉向王
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
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
修習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
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
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
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其非朝日使僕中允
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媿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鍾離意明帝永平中爲僕射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

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
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
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
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
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
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
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
聖德揆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
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
不得久留出爲魯相

陳竈章帝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
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
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
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繇此言之聖賢
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
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既即位率繇此義數詔
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
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
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於政猶張琴

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

僑之仁政

臧孫曾大夫猛行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

則姦邪正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
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畧者不問其
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
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琴之音其生也見愛
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
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子又
不死臧孫慙而
避位終身不出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

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

筆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

韋彪章帝建初末為大鴻臚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

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

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廢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

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竝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樂恢爲議郎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

之

張酺為河南尹會竇氏敗酺上疏曰臣實愚蠢不及大體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別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謂竇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令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復見夏陽侯環每行忠善前與臣言嘗有盡節之心檢勅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令議者為環選嚴能相恐其迫切

必不完免宜裁加貨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環封就國而已

龐參為左校直諫令坐法輪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

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

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

絕水源不休地力不復言其乘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

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

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

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

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

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
 其時上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織紵
 也布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讐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鄧太后從之而徵鄧騭還

樊準永初中為御史中丞會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
 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
 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
 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詞猶是言之調和陰陽實
 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

未奉承建化致理繇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
 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
 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
 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
 給所能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
 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楊熟郡既省轉運
 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
 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
 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
 言下公卿平議鄧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陳忠爲尚書安帝親政事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功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幽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謂而不通者罪致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

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吳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若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奏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左雄爲尚書令順帝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湧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

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
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
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
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竝不省

張衡順帝初再爲太史令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
因上疏陳事曰代爲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
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
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
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
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累

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隆
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蔡鄭江樊周
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險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
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
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
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
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
謂僭嘗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

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
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
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思不忍割與衆共威
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疎不失災異實人前
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
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繇天
子若思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
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
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兼復附以該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
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
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
繇或察龜策之占巫覡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
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盡
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
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
名其所著述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書闕定九流
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鮪理洪水
九載績用不成鮪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

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
 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
 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
 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
 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
 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
 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
 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雒
 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衍集上事云河
 九謂八十一篇也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
 謂不深得其情核膚淺近強相傳會也莊子曰竄自

也續漢書亦作竄本
 作纂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

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

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
 海得玉版碧色長一尺二

寸圖如日月以自炤達幽明直言宋景
 歷紀推之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

或者橐家業

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
 永建復統則有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
 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
 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諫諍部
 見東二

卷之五百二十五

世宗元龜 卷之五百二十六 十六

世宗元龜

一禁餘文俱未潔無則却典辭無罪哉矣

其後世宗元龜以實事錄而盡為不報也宜外燕園

莫肯學而強稱不古之書誓辭畫工深圖大器而後

神然莫少採禁且射聖佳刻此宮風前樓亦道以世

不戰對蘇四育銷映此昔想其國谷以和時立計為

人山林翁昔無茲而剪采前世如事以為精錫至飲

五珠雖少亦災非則五列和見也 短昔棄寒業

十圖成日且以自訟彭山即立言宋景 甄甲開山圖日再錄付東

山水災而歸蘇剛歸至列 永元中書所宋景慈以聖賢

并慈昔養亦歸也 此書對書亦中藏本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六

規諫三

後漢陳龜桓帝時為京兆尹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

畧百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

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

胡虜之庭竟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

册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二十六

分也臣至駑頑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
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
蠻夷不恭挾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
鄙土地墉墉墉音覺又音確謂土薄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
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都殘殺長
吏侮畧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
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
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徃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

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不困危
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旻勞
神垂撫育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
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
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
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
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
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違上旨取過目前
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
殫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

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子
 令長貶黜將半致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
 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
 中郎將較尉簡練文武授之以法令除并涼二州今
 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寬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
 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
 民

趙典桓帝時任為大鴻臚時恩德諸侯以無勞受封

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

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功不用善則日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

慎務三而已一則曰擇人二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氏曰亦然是不用善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傳人則亂象干度

切割免爵士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鸞為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
 園息賦徭書奏御忤內監故不省

蔡邕為議郎初直諫靈帝好學自造黃義篇五十章
 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后諸為尺
 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

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侍鴻都門下憲陳
 方俗間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
 民為宣陵孝子者復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
 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
 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制羣臣各陳
 政要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風訊諸
 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
 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切霹
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
 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尤事實先祀

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采禾

宰府
謂司

徒橋玄府也采禾謂祭官也漢官儀
日漢家赤行齊者絳綺鞞音交代切迎氣五郊而車

駕稀出四時之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故
 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聲發
 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
 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
 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
 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
 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表左
謂陳

之於表左也猶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

今云如左如右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

之節迎五帝於郊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

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

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

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小汗謂病及死也竊

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

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

祀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

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

上明堂三年聖祀華霍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

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

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

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儀禮曰有死于宮中者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

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

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

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

冊府元龜

諫諍

卷之五百三十六

五

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
 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
 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
 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嘗
 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詞郎中張文前
 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曰墮者貪擾之
 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
 而擾萬民獸蓄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
 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殺人亦象暴政
 妄有喜怒政以眇成刑以放寵推類敘意探旨求原
 皆參群下貪狼威教安施或若蝗蟲宜勅正衆邪清
 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己斥退
 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修善

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
 之明慨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
 慮斯可致太平招休徵矣詔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
 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以招妖僞
 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
 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
 心思所崇政務消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蹇
 復之術稱朕意焉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較尉諸州刺史所
 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
 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意
 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
 瑕與下同疾紀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
 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

漢官儀
日三公

職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 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

條奏之是為舉謠言是也 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

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

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

未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

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 孝武之世

三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文學之路也

夫書畫辭賦

才之小者經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

經術聽政餘日觀看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

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

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違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教于聖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

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

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

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

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

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利惠為績日月為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

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

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而反求遷轉

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

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有以為

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惟繼體

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

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私幸之恩又無

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

孝行不隱心義無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嘗

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

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

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以蒙寵

榮爭訟怨憾涵涵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

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

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

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盧植為尚書靈帝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

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此

謂君政舒緩故曰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
 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
 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按今年
 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
 六曰遵堯七曰禦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舉州郡覈
 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
 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于此宜勅收

拾以安遊竟

斥以王甫程阿所橫憂死父及兄何
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

罪而絕其命也訴于天
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

愁窮思亂必致非嘗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
 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
 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禦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
 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
 蠲畧納徵帝不省

孔融為少府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行其事融上疏曰竊聞

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
擬議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
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
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行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器蓋
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
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狎欲
闖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按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
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群逆主萃

淵藪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
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劉廙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
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
能成功于千載者必以遠察近智周于獨斷者不恥
于下問亦欲博采必盡于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規臣才智闇淺願自比于韋弦昔樂
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齊兵定卽墨者夫自
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
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

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私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于外而不恤民于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分土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

選天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夏
潛思于治國廣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
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知臣臣亦當知君
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賈詡爲大中大夫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有奪宗之思太祖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王朗文帝時爲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日起兵

以來三十餘年四海蓋覆萬國殄瘁頓先王芟除盜賊扶育孤弱遂使華夏復有綱嘗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方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饑之殍嫁娶以時男女無怨曠之

憾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戒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柔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幸毗爲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污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

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地廣民稀夫廟
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有闕而欲用之臣
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
增于故而復循之此未易見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
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克國之屯田明仲尼之
遠懷十年之中強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
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
虜遺子孫耶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
也苟時未可庸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高柔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
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
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
于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無所具瞻而置之
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
疑輒議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得延入
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文帝
加納焉至明帝卽位爲博士是時禁殺鹿者身死財

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蓄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

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又魏名臣奏載桑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蚤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人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計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有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也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二萬頭也大凡一歲

所食十二萬頭其鵬鴟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和洽明帝時爲光祿勳太和中散騎嘗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嘗也詔書虛謙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穉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于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倉府衍于穀

帛猶不飾無用之官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玩武無震古人之戒也高堂隆爲侍中明帝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致治亦須良作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

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管建郊廟尊
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
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
緝熙之化流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
也則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矣尚何憂哉苟不正其
本而求其末譬猶焚絲非理政也可命群公卿士通
儒造具其事以爲典

蔣濟爲中護軍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敝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

稱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嘗也陛下旣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
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賜必有所易直道
事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刑而出
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蚤聞外以經意

則形察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下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伏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

護軍加散騎嘗侍

鍾毓爲散騎嘗侍時蜀將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征毓上疏曰大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于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維揚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于城南以檀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允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于

農事遂施行

王肅爲散騎嘗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于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阪峻滑衆迫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巴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便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論之近事則文武征權臨江不濟豈非所爲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

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于是遂罷

何晏爲尚書正始八年七月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行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踈遠便佞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

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明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

孔晏又爲散騎嘗侍諫議大夫正始八年十二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礮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是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關以進規諫

程曉齊王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較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赫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于街路邠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勞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宗上仰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

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較事取其一切耳然
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
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
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方限隨意任
情惟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
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詭譎爲賢能其
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性弱外則託天威以
爲聲勢內則聚群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
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謨公于
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

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
外有公卿將較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
司隸較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
才以克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
任較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效其區
區亦復無益各更高選國士以爲較事則是中丞司
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
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
弘羊天乃可雨若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較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今較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又況姦回暴露而據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較書官

吳闕澤文帝時領中書權嘗問書傳篇何者爲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以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

全琮爲吳大司馬右軍師爲人恭順善于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有疾病咸相汙染徃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興萬一之利愚臣有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諫諍劄

卷之五百二十六

1125